

世界经典名著系列

世界名著宝库



飘

延

世界名著宝库

第二十卷

飘

(中)

〔美〕玛格丽特·米切尔 著
倪海虹 译

延边人民出版社

第二十一章

思嘉给媚兰端来早点以后，立刻打发普里茜去请米德太太，接着便和韦德一起坐下来吃早餐，可是，她似乎生平第一次没什么食欲。她既要担心媚兰已即将分娩，因此神经质地感到恐慌，又要常常不由自主浑身紧张地倾听远处的炮声，结果什么也吃不下了。她的心脏也显得有点古怪，在有规律地搏动几分钟之后，总要急速地怦怦乱蹦一阵，蹦得胃都要翻出来一样。稠稠的玉米粥像胶粘在喉咙里似的咽不下去，连作为咖啡代用品的烤玉米粉与山芋粉的混合饮料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难吃过。既没糖，又没奶酪，这种饮料苦得像胆汁，尽管放了所谓“长效糖剂”的高粱饴糖也还是苦。她硬着头皮咽了一口，就把杯子推开了。即使没有其他原因，单凭她吃不到放糖和奶酪的真正咖啡，她就恨死了北方佬。

韦德倒是比平时安静了许多，也不像以前每天早晨那样叫嚷不要吃他所厌恶的玉米粥了。她一勺勺地送到他嘴边，他也很乖地吃着，和着开水一声不响地大口大口咽下去。他那温柔的褐色的眼睛瞪得像银币一样，追踪着她的一举一动，眼睛里流露出童稚与惶惑，仿佛思嘉内心的恐

惧也传给他了。他吃完之后，思嘉把他支到后院去玩，望着他蹒跚地横过凌乱的草地向他的游戏室走去，心里轻松许多，这才定下心来。

她起身来到楼梯脚下，犹疑不定地站在那里。她理应上楼去陪伴媚兰，去设法缓和她的紧张情绪，让她不要害怕面临的这场考验，可是她觉得自己没这个本领。媚兰为什么不迟不早偏偏要在这个时候生孩子！而且偏偏要在这个时候谈起死呀活呀这样的话来！

她在最底下的一步楼梯上坐下来，试着让自己镇静一些，可是立即又想起了战事，不知结果如何，今天又打得如何了。一场大战就在几英里之外进行，可是你一点也不知道，这显得多么奇怪啊！这个被遗弃的城郊今天竟这样寂静，这跟桃树沟大战的日子对比起来，显得多么奇怪！皮蒂姑妈的住宅是亚特兰大北部最末的一幢房子，而目前的战斗是在南边远处某个地方进行着，因而这儿既没有加速前进的支援部队经过，也没有救护车和松松垮垮的伤兵队伍从前线回来。她很想知道城市南端的情况会不会也是如此，并且庆幸自己没有住在那里。要是除米德家和梅里韦瑟家以外的所有人家并没有从桃树街北端逃难出去，那多好！他们一走，她就觉得寂寞孤单了。她真希望彼得大叔还留在她的身边，那样他就可以到司令部去打听消息。要不是为了媚兰，她这时也可以亲自去打听，现在她只好等米德太太来了之后再出去了。米德太太，她为什么还没来呢？普里茜哪里去了呢？

她站起来向外走，走到前面走廊，焦急地盼望她们，可

米德家的住宅在街上一个隐蔽的拐弯处，她什么也没瞧见。过了好一会，普里茜才来了，她独自儿慢悠悠地走着，好像准备走一整天似的，还故意将裙子左右摆动，并不时回过头去看看后边有没有人注意她。

“你可是冬天的糖浆，好糊啊！”普里茜一进大门，思嘉就厉声批评她。“她能不能马上就过来？米德太太如何说的？”

“她不在，”普里茜说。

“她上哪里去了？什么时候能回来？”

“唔，太太，”普里茜回答，故意拉长声音来强调她这消息的重要，“他们家的厨娘说，米德太太今天清晨得到消息说，小费尔先生被打伤了，米德太太就坐上马车，带着老塔博特与贝特茜一起去了，他们要把他接回来。厨娘说他伤得重，米德太太大概不打算到咱们这儿来了。”

思嘉瞪眼看着她，真想揍她几下。这些黑人总是因自己能带回这些坏消息而得意。

“好了，别站在这儿发呆了，赶快到梅里韦瑟太太家一趟，请她过来，或叫她家的嬷嬷来一下。好，快走。”

“她们也不在，思嘉小姐。刚才俺回家时碰到她家的嬷嬷，还在一起聊着。她们也出去了。俺猜她们是在医院里。门都上锁了。”

“所以你才去了那么久！以后每回我打发你出去，叫你到哪里就到哪里，不许中途跟人‘聊’，知道了吗？现在，你去——”

思嘉停下来苦苦思索。她的朋友当中还有谁留在这里

能够帮忙她呢？有埃尔辛太太。当然，埃尔辛太太近来一直不喜欢她，可是对媚兰却很好。

“到埃尔辛太太家去，向她把事情说清楚，请她到这里来一下。还有，普里茜，听我说，媚兰小姐的孩子快生了，她随时都需要你帮忙。好，你快去快回。”

“是的，太太，”普里茜说着就转身像蜗牛似地慢腾腾地向车道上走去。

“你这懒骨头快点儿！”

“是的，太太。”

普里茜这才稍微加快了脚步，思嘉也回到屋里来。她又迟疑着没有立即上楼去看媚兰。她得向媚兰解释清楚，为什么米德太太不能来，可是费尔受重伤的事她听了会难过。好吧，这一点就瞒过她罢了。

她走进媚兰的房里，发现那盘早点还没动过。媚兰侧身躺到床上，脸色像白纸一样。

“米德太太上医院了，”思嘉说。“不过埃尔辛太太马上就來。你痛得厉害吗？”

“不怎么厉害。”媚兰撒谎说。“思嘉，你生韦德时花了多久？”

“不到一会儿，”思嘉不自觉地用愉快的口气回答。“当时我正在院子外面，几乎来不及进屋。嬷嬷说那样极不体面——简直就像个黑人。”

“我倒巴不得也像个黑人呢，”媚兰说，一面勉强装出一丝微笑，可是这笑容随即消失，一阵剧痛把她的脸歪得不成样了。

思嘉怀着没有一丝乐观的心情低头看媚兰那窄小的臀部，但还是用安慰的口气说：“唔，看来也并不怎么样。”

“唔，我知道不怎么样。我只怕自己有点胆小。是不是——埃尔辛太太马上就会来的？”

“是的，马上，”思嘉说，“我下楼去打盆清水来，用海绵给你擦擦。今天好热。”

她借口打水在楼下尽可能多呆些时候，每隔两分钟就跑到前门去看看普里茜是不是回来了。可是普里茜连影子也没有，于是她只有回到楼上，用海绵给媚兰擦洗她的汗淋淋的身子，然后又替她梳理好那一头长长的头发。

一小时后，她听到有个黑人拖沓着脚步声从街上传过来了，便急忙向窗外望去，只见普里茜仍像刚才那样扭着腰，晃着脑袋慢腾腾地走回家来，仿佛周围有一大群热心的围观者似的。她一路上装模作样。

“总有一天我要给你这小娼妇拴上一根皮带。”思嘉一面在心里恶狠狠地骂，一面急急忙忙跑下楼去接她。

“埃尔辛太太去了医院。他们家的厨娘说，今天早上火车运来了大批伤兵。厨娘正在做汤给那边送去。她说——”

“别管她说什么了，”思嘉插嘴说，她的心正向下沉。“快去系上一条干净的围裙，我要你上医院一趟。我写个字条，你给米德大夫送去。如果他不在那里，就交给琼斯大夫，或者别的任何哪位大夫。你这次要不赶紧回来，我就要活活剥了你的皮。”

“是的，太太。”

“顺便向那里的先生们打探一下战争的消息。要是他们不知道，就绕到车站去问问那些运伤兵来的火车司机。问问他们，是不是在琼斯博罗或靠近那里的地方打仗？”

“我的老天爷！”普里茜黝黑的脸上突现一片惊慌。“思嘉小姐，北方佬还没到塔拉吧，是吗？”

“我不知道。我是叫你亲自去打听。”

“我的老天爷！思嘉小姐他们会怎样对待俺妈呀？”

普里茜突然大声嚎叫起来，那声音让思嘉越发不安了。

“媚兰小姐会听到的，你别嚎了。现在快去换下你的围裙，快去。”

普里茜被迫加快了步速，她连忙跑到后屋去，于是思嘉在杰拉尔德上次来信——这是家里唯一的一张纸了——的边沿上匆匆写了几句话。她把信叠起来，把她的短筒叠在顶上边，这时她偶尔看见杰拉尔德写的几个字：“你母亲——伤寒病——无论如何——回家——”她差点哭了。要不是为了媚兰，她会立刻动身回去的，哪怕只能一路上步行到家也行！

普里茜一手看着那封信，快步走出门去，思嘉也回到楼上，一面想着怎样能骗过媚兰，说明埃尔辛太太为什么没来。不过媚兰并没有问起这事。她仰身躺着，面容平静而温柔，这情景使思嘉暂时安心了。

她坐下来，试着说些无关紧要的事，但是心里对塔拉的悬念，以及对于北方佬可能得逞的忧虑，仍在无情地折磨着她。她心想爱伦已奄奄一息，而北方佬将闯入亚特兰大，逢人便杀，见东西便烧。就在胡思乱想时，远处隐约

的隆隆炮声仍不断地轰击着她的耳鼓，激起一阵阵恐惧的气氛。最后，她实在想不下去了，只好凝望着窗外炎热寂静的街道与静静地挂在枝头的积满灰尘的树叶。媚兰默不作声，但她那张平静的脸在一阵阵扭曲，这说明她的阵痛更加频繁了。

她每次阵痛之后总是说：“不怎么样的，真的，”可思嘉知道这是撒谎。她宁愿听到一声尖叫而看不惯这样默默地忍受。她知道自己应该为媚兰感到难过，但是无论如何也挤不出来一丝温暖的同情来。她的心被她自己的痛楚折磨得太惨了。有一次，她狠狠地盯着那张痛得扭曲的脸，心想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千千万万人之中，偏偏是她要在这个时候守在这里陪着媚兰，而她跟这个人毫无共同之处，她恨这个人，甚至还巴不得她快点去死。好吧，也许她这愿望会实现，今天就会实现了。想到这儿，她不觉打了个不祥的冷颤。据说如果希望某个人快死，就像诅咒人一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象嬷嬷说的，诅咒别人的人必定自食其果。于是她赶快祈祷，求上帝保佑媚兰不死，并且又热切地胡扯起来，连自己也不知道说些什么。末了，媚兰伸出一只滚烫的手放在她的手腕上。

“我明白你心里多么急。别费苦心来找话说了，亲爱的。我很抱歉给你添了这许多麻烦。”

思嘉这才沉默下来，但没法静静地坐着。如果大夫和普里茜谁都不能按时赶到，那她怎么办呢？她走到窗口，看看下面的大街，之后又回来坐下。接着又站起身来，向屋里另一边的窗外看去。

一小时接一小时过去。到了中午太阳当头时就越发热起来，静静的树叶中不见一丝风影。这时媚兰的阵痛更厉害了。思嘉悄悄用海绵给她揩脸，但心里十分害怕。老天爷，看来在大夫到之前孩子将要降生了！这叫她怎么办呢？对于接生的事她可一窍不通。这正是几星期以来她一直在担心的紧急关头！她一直在指望着普里茜来应付这个场面，如果到时找不到大夫的话，普里茜在接生方面是个行家。她说过不只一次了。可如今普里茜在哪里呢？她怎的还没回来呀？怎么大夫也还没来？她又一次跑到窗口去看。她仔细一听，突然觉得好像远处的大炮声停息了，或者，这只不过是她的想象？如果炮声已经更远，那意味着战场已更加靠近琼斯博罗，意味着——

终于她看见普里茜沿大街匆匆走来，于是将半个身子探出了窗外。这时普里茜也抬头看见了她，她正要张嘴叫她。思嘉看到那张小黑脸一片惊慌，生怕她喊出可怕的消息而吓坏了媚兰，便赶快将手指放到嘴唇上示意她不要作声，然后离开窗口。

“我想去打点凉水来，”她俯视着媚兰那双深陷的黑眼睛，勉强微笑着说。接着她急忙出来，小心地把门关上。

普里茜上气不接下气地坐到过厅的楼梯脚下。

“他们在琼斯博罗打起仗来了，思嘉小姐！他们说咱们的军队快击败了。啊，上帝，思嘉小姐！要是北方佬到这儿来了，咱们会怎样呢？啊，上帝——”

思嘉一手把那张哭嚷的嘴堵住了。

“你别叫了，看在上帝面上！”

是呀，如果北方佬来了，他们会怎样呢——塔拉会怎么样呢？她尽力把这个念头推到脑后，尽可能抓住当前这个更为迫切的问题。要是她还总是去想那些事，她就会像普里茜那样嚎叫起来了。

“米德大夫，他什么时候来？”

“俺压根儿没见他，思嘉小姐。”

“说什么？”

“他不在医院。梅里韦瑟太太与埃尔辛太太也不在。有个人跟俺说，大夫在车棚子里，跟那些刚刚从琼斯博罗来的伤兵在一起，思嘉小姐，可是，俺不敢到车棚子里去——那里都是些快死的人，俺怕见死人——”

“别的大夫怎样呢？”

“天知道，思嘉小姐，俺几乎找不到一个人来看你的字条。像发了疯一样，他们全都在医院里忙着，有个大夫对俺说，‘滚开，别到这儿来打扰我们，谈什么孩子的事，这里有许多人快死啦。去请个女人给你帮忙吧。’后来俺就到处探听消息，按你的吩咐，他们说是在琼斯博罗打仗，俺就——”

“你是说米德大夫在火车站？”

“是的，太太。他——”

“好，仔细听着。我要去找米德大夫，要你坐到媚兰小姐身边，她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要是向她透露了哪怕一点关于在什么地方打仗的消息，我就要毫无不含糊地把你卖到南部去。你也不要告诉她别的大夫都不能来。听清了没有？”

“是的，太太。”

“赶快打桶清水送上楼。擦干你的眼睛，用海绵给她擦擦身。告诉她我去找米德大夫去了。”

“她是不是快了，思嘉小姐？”

“我不知道。我想就快了，不过我说不准。你应当知道的。快上去吧。”

思嘉从搁板上——一把抓住她的宽边草帽随手扣在头上。她对着镜子机械地理了理几绺松散的头发，但好像并没看见自己的影像。她心中那微微起伏和发冷的惊恐情绪在向外膨胀，直至她抚摩面颊时也突然发觉自己的手指凉了，尽管这时她身体的其余部分还在冒汗。她匆匆走出家门，来到炎热的阳光下。这是个热得令人眼花的炎炎的酷暑天，她在桃树街上走了不远就感觉太阳穴在轰轰地跳了。她听见远处街头有许多声音在大喊大叫，时高时低。等到她看见莱顿家的房子，因为她的胸衣箍得太紧了，就已开始气喘，不过她并没有放慢脚步。这时前面那片喊叫声也愈来愈响了。

从莱顿家的房子到五点镇那段大街上全是一片熙熙攘攘，像个崩塌了的蚁丘一样。黑人们惊惶失措地在街上跑来跑去，无人照管的白人孩子坐在走廊上嚎叫。街上拥挤着满载伤兵的军车与救护车，以及堆满行李与家具的马车。骑马的男人们乱糟糟地从两旁小巷里奔上桃树街，向胡德将军的司令部驰去。邦内尔家房前，年老的阿莫斯拉着一匹驾辕的马站在那儿，他瞪着一双骨碌碌的眼招呼思嘉。

“思嘉小姐，你还没走，我们就要动身了。老姑娘正在

里面收拾行李呢。”

“走，上哪里？”

“天知道，小姐。总该有个地方吧。北方佬马上就要来了！”

她急向前走，连一声再会也来不及说。北方佬就要到了！她在韦德利教堂门前停下来喘口气，让心跳稍稍缓和一些。如果再不能平静一点，就一定会晕倒。她抓住一根灯柱，倚着它站在那里，这时她看见一位骑马的军官从五点镇飞跑而来，于是灵机一动，赶快跑到街心向他挥手。

“啊，站住！站住！”

那位军官突然勒住马头，但因用力过猛，那匹马竖起前腿向后退了好几步。从表情来看，军官已十分疲劳可又有极为紧迫的任务在身，不过他还是迅速地摘下了那顶破旧的军帽。

“太太！”

“是不是北方佬真的要来了？告诉我，”

“我想是的。”

“你真的知道？”

“是的，太太，我知道。半小时之前指挥部收到了快报，正是从琼斯博罗前线来的。”

“琼斯博罗？你确信吗？”

“说谎也没用，我确信是这样，太太。电报是哈迪将军发来的，他说：‘我已失败，正在全面退却。’”

“啊，我的上帝！”

那位军官的疲乏而黝黑的脸平静地俯视着。他重抓起

缰绳，戴上帽子。

“唔，先生，请稍等一会。你说我们怎么办？”

“我不好说，太太。军队马上要撤离亚特兰大了。”

“撤走了，把我们留给北方佬？”

“恐怕就是如此。”

那匹马经主人一刺就像弹簧般向前蹦跑去了，只留下思嘉站在街心，她的双脚埋在红红的尘土中一动不动。

北方佬就要来了。军队正在撤退。北方佬就要来了。她怎么办呢？她往哪里跑呢？不，她不能跑。背后还有媚兰躺在床上等着生孩子！唔，女人为什么要生孩子？要不是为了媚兰，她还可以带着韦德与普里茜到树林里去，那里北方佬是怎么也找不到他们的。但是她不能带着媚兰去啊。不，现在不行。唔，要是她早一点，哪怕昨天就把孩子生了，那他们也许可以弄到一辆救护车把她带走，把她藏到什么地方去。可现在——她只能找到米德大夫，叫他跟着她回家去。也许他能让孩子早点生下来。

她提起裙子顺大街直往前跑。她一路念叨着，“北方佬来了！北方佬来了！”仿佛在给脚步打节拍似的。五点镇挤满了人，他们盲目地四处乱跑，同时满载伤兵的军车、救护车、牛车、马车也挤在一起。人群中一片震天的喧嚷如怒涛般滚滚而来。

接着，她看见一场极不协调的奇异情景。一大群妇女从身旁急匆匆地跑过。年轻小伙子们拖着一包包的玉米与马铃薯。一个老头用手推车推着一袋面粉一路挣扎着前进。男人、女人和小孩，黑人与白人，无不神情紧张地匆匆跑

着，跑着，拖着一包包、一袋袋、一箱箱的食物——这么多的食物她已整整一年没见过了。这时，人群突然给一辆破烂不堪的马车让出一条通道，文弱而高雅的埃尔辛太太过来了，她站在那辆四轮马车的车前，一手握着缰绳，一手举着鞭子。她头上没戴帽子，脸色苍白，一头灰色长发垂在背上，像是复仇女神般抽打着马一路奔跑。她家的黑人嬷嬷梅利茜坐在后座上一蹦一跳的，一只手里紧紧抓着一块肥腊肉，另一只手与双脚用力挡住堆在周围的那些箱子与口袋不让它们倒下来。有个干豆口袋裂开了，豆子撒到街上。思嘉向埃尔辛太太尖声喊叫着，可是周围一片嘈杂把她的声音淹没了，马车摇摇晃晃地驶了过去。

不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一时摸不着头脑，后来，记起了供销部的仓库就在前边的铁路旁，她才明白原来是军队把仓库打开了，以便让人们在北方佬来到之前尽可能去抢一些粮食。

她从人群中挤出去，绕过五点镇空地上那些狂热拥挤的人群，又尽快跑过一条短街，朝车站赶去。她穿过那些挤在一起的救护车与一团团的尘雾，看见大夫们和担架工人在忙着搬运伤兵。感谢上帝，她很快找到了米德大夫。她绕过亚特兰大饭店，已看得见整个车站和前面的铁路，她这时猛地站住，完全给吓住了。

成百上千的伤员，肩并肩，头接脚，纵横排列地躺在酷热的太阳下，沿着铁路和人行道，大车篷底下，连绵不绝地一直延伸下去。有的静静地僵直地躺着，也有许多蜷缩在太阳下呻吟。成群的苍蝇在他们头上到处飞舞，在他

们脸上爬来爬去，嗡嗡地叫。四处是血、肮脏的绷带、哀叹与担架工搬动时因痛苦而发出的尖声咒骂。

血腥，汗渍，没有洗过的身体与粪便的臭味在一阵阵灼人的热雾中升起，思嘉忍不住要作呕了。救护车的医院人员在躺着的伤员中急急忙忙地跑来跑去，常常踩到排列得太紧密的伤员身上，那些被踩着的人也只得迟钝地翻着眼睛看看，等着有人来搬运他们。

思嘉觉得快要吐出来了。用手捂住嘴后退了两步，她实在不敢再往前走。她曾在医院里接触过许多伤兵，桃树沟战役又在皮蒂姑妈家的草地上看见过一些，但还没见过这样的情景。像这样在毒热的太阳下烤着的浑身血污与恶臭的身体，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是一个充满了痛苦、臭味、喧嚣与忙乱的地狱——忙乱，多么忙乱啊！北方佬眼看就要到了！北方佬就要到了啊！

她耸耸肩振作起来，向这忙乱而凄惨的场面走去，同时睁大眼睛从那些走动的人中辨认米德大夫。但她发现没法寻找到他，因为一不小心就会踩在一个可怜的伤兵身上。她只得提起裙子，在这些人中一步步挪动，向一群正在指挥担架工的人走去。

她一面走，一面用一只滚烫的手拉着她的裙子，一个个嘶哑的声音在叫：“太太——水！求求你给点水！看在上帝面上，给点水！”

她要用力把裙子从那一只只手里拽出来，已经弄得汗流满面了。假如踩着了地上的某个人，她就会吓得尖叫一声，甚至要晕倒。她抬起脚来跨过死尸，跨过那些眼睛已

经失掉光泽但双手仍抓着肚子上同伤口粘在一起的军服的人，那些蘸着鲜血的胡子已干硬但击碎了的下巴仍在颤动着的人——他们好象在叫喊：“水啊！水啊！”

她要是不能尽快找到米德大夫，就会疯狂地叫起来了。她向车篷底下那群人望去，竭尽全力大声叫道：“米德大夫！米德大夫在那里吗？”

那群人里走了出来一个，向她望着。那是大夫，他身上没穿外衣，袖子高高卷起着。他的衬衫与裤子都像屠宰衣似的红透了，甚至那铁灰色的胡子尖儿也沾满了血。从他脸上的表情看，他是深深沉溺在既浑身疲乏又满腔愤怒与热烈同情的感受中了。那张脸是灰糊糊的，满是尘土，汗水在两颊上划着一条条长沟。然而他呼唤她时，那声音是镇静又坚决的。

“你来了，感谢上帝。我正需要人手。”

她一时惶惑地凝视着他，赶忙把手里提着的裙子放了下来。这裙子浇到一个伤兵的脏脸上，他虚弱地转着头，来躲避裙的拂扰。大夫这话是什么意思？救护车扬起的干燥而闷人的灰尘向她迎面扑来，同时那腐烂气味也像两股臭水一样冲着她的鼻孔直灌。

“赶快，孩子，到这里来。”

她提起裙子跨过那一排排伤亡人员，尽快朝他走去。她握住他的胳膊，发觉它在疲乏地颤抖着，但他脸上没有一点虚弱的神色。

“啊，大夫，”她叫道，“你一定得去呀，媚兰要生孩子了。”